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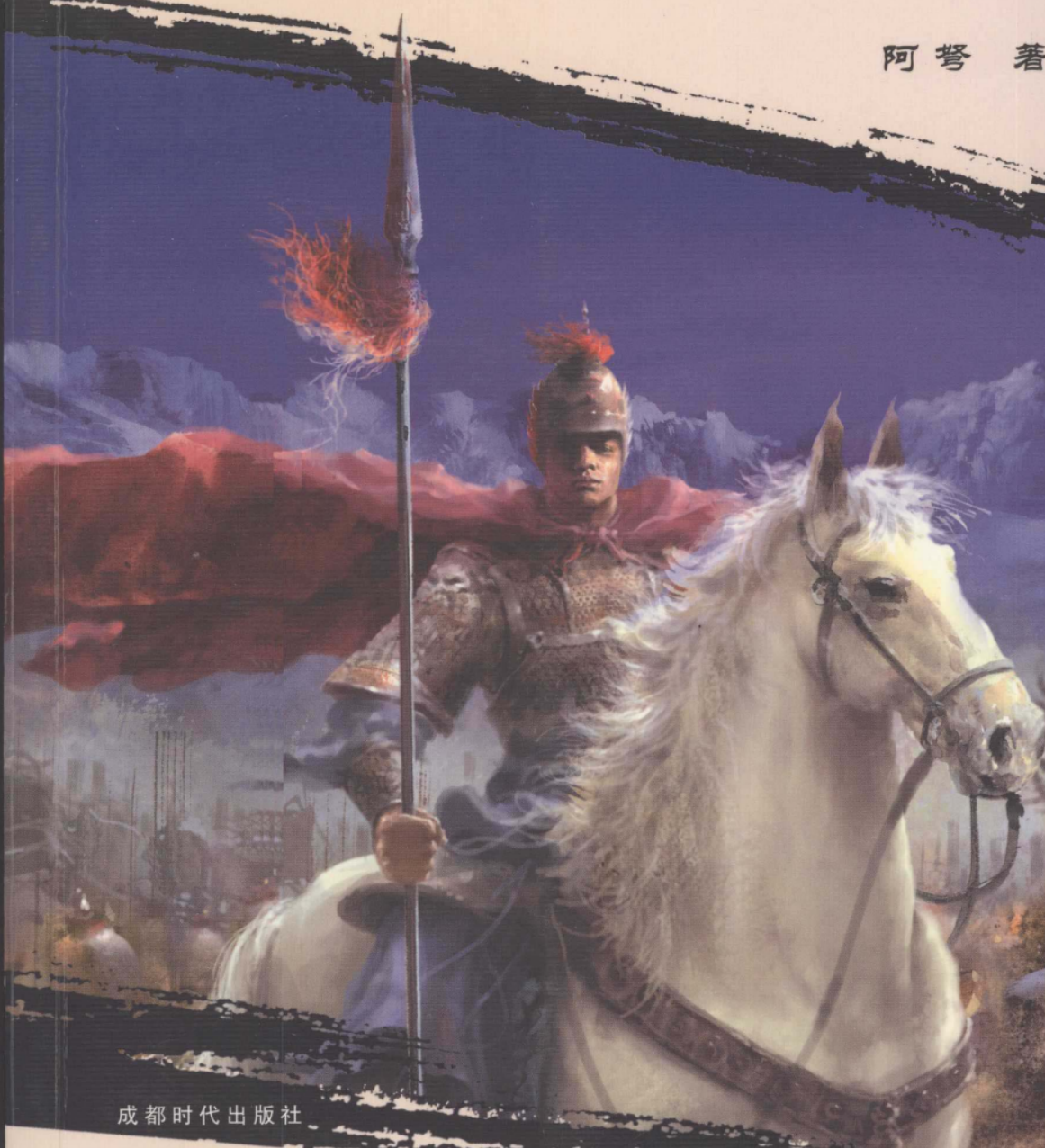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/ 一 / 卷 / 唐 / 英 / 雄 / 史 / 诗

朔风无树

下部

阿弩 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，及其旁二十餘国，皆附吐蕃，贡献不入；前唐平度使讨之，皆不能克。制以仙芝为行营节度使，将万骑讨之。自安西行百餘日，乃至特勒满川，分军为三道，期以七月十三日会吐蕃连云堡下。有兵近万人，不意唐兵猝至，大惊，依山拒战。砲相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，自辰至巳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俘虏千餘人，餘皆逃溃。中使边令诚以入虏境已深，惧不敢进，仙芝乃使令诚以言羸弱三千守期城，复进。三日，至坦驹岭，下峻阪四十餘里，前有阿弩城。仙芝恐士卒憚险，不肯下，先令人胡

朔风飞扬

下部

看《朔风飞扬》，如读岑参的边塞诗，冷峻峭拔，苍凉悲壮。小说中最令我心醉的是它重现了「那个时代」华夏民族的野性和傲骨，而这种禀性自宋以来已经被磨蚀殆尽了。只想对作者阿弩说一句：你是条汉子！

——著名科幻作家 王晋康

无论哪种类型的历史小说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展现一个时代的独特气质，让读者体验到一个小时的心跳并引起强烈的共鸣。只有达到这一点，它前面才配冠以「历史」之定语。《朔风飞扬》正是有此资格的小说。

——著名奇幻作家 阿越

《新唐书》中寥寥数十字，在阿弩的笔下化作百万言的金戈铁马、儿女情长。突襄小勃律，雪夜越葱岭，浴血战羯师……大唐健儿的军事传奇跃然纸上。

巍巍大唐，煌煌大食，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，西域中亚各民族的龙争虎斗，汉民族遥远的辉煌，尽在《朔风飞扬》。

——著名奇幻作家 燕垒生

ISBN 978-7-80705-389-7



9 787807 053897 >

ISBN 978-7-80705-389-7

定价：58.00元（上、下）

吐蕃川女妻小勃行正及其后二十

善，贵款不入，前年平度使付之，
以仙道为行学也。 将云疏

下部

著

三日全吐 有兵兵
色大德 220

陵李副业为 合之曰
政旁上一副业 引陌刀

辰云已大政 首五千级
皆悲愤 以入骨境

仁道乃使令 三千守期
三日 孟世鞠 破版四十

塔 仙道 不肯下
阿掌超城 阿

夷水藤桥了 女夷
能胜 子以善

七年乃下 阿掌超
明日 仁 阿掌超

行 押日 阿掌超
山谷 弟呼出 正信帝称教

之川信我 元庆如其言
善公主悲入石室 取不可得

朔风飞马

阿弩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
朔风飞马



■ 关于本书

天宝年间，大唐、吐蕃、大食三强逐鹿西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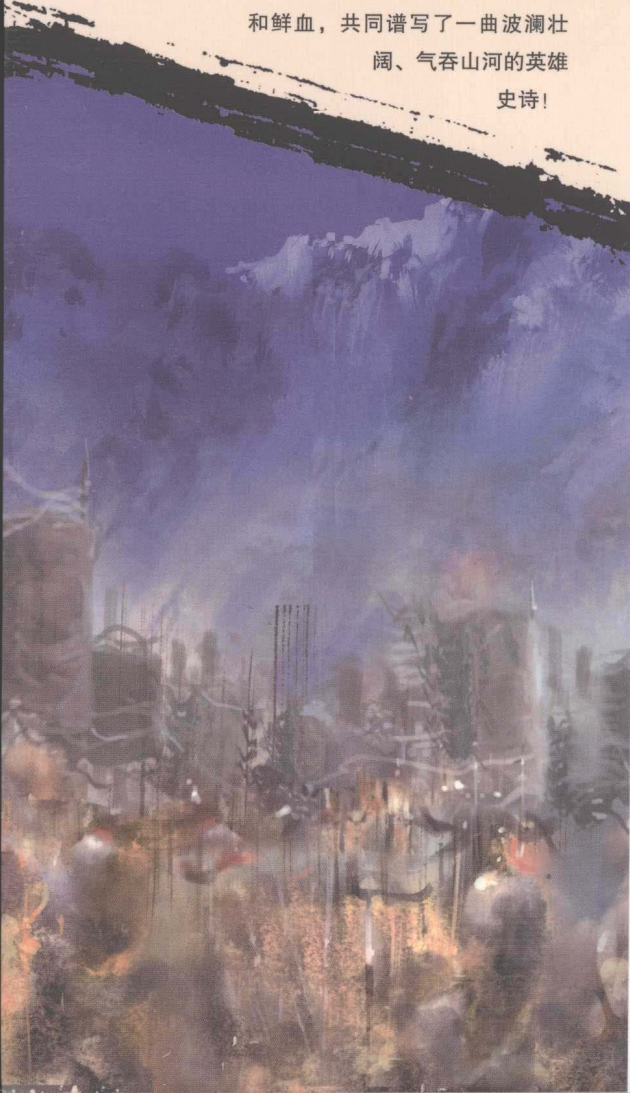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英雄辈出、风起云涌的黄金时代，大国称霸之术，小国存亡之道，交织于雪山荒漠、绿洲戈壁。高仙芝、李天郎这些天可汗制度的忠诚维护者，为建不朽功业，率领安西军不断征伐。大唐铁骑，狂风一般扫过西域，兵锋所指，倒下无数豪杰枭雄。大唐军威，震慑西陲，远及万里，确保了中原百年太平。无敌的大唐雄师，挟着冰雪风霜，带着盛世帝国的骄傲，远征小勃律，踏平羯师国，大破突骑施，一路血雨腥风，直到与大食对决于怛罗

斯平原……万千胡汉军旅健儿，以自己的生命

和鲜血，共同谱写了一曲波澜壮

阔、气吞山河的英雄

史诗！






朔风狂扬

■ 关于作者

阿弩，1973年诞于重庆，硕士虚衔。喜唐史，好码字，玩票文学。六载来，踏迹中文网络，洒墨百万。文风桀骜，刚劲激扬，徜徉于历史与现实之间，俨然自成一家，令读者血脉贲张之余，亦不乏反省和思考。

 科幻世界策划制作

第二十一章 校 场

背景知识：

1.唐朝在中亚南部即今阿富汗地区大规模建制行政区划有两次。公元659年，设立了二百一十七个州县。661年，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十六国设立了八个都督府，七十六个州，一百一十个县，一百二十六个军府。这些单位均受安西都护府管辖。早期建制的主要地区是：（前面为今地名）塔什干——当时称为“石国”，658年设立了大宛都督府。费尔干纳——当时称为“宁远”，658年设立循州都督府。撒马尔罕——总称为“康”，631年设立康居都督府。米国——在撒马尔罕南部，658年设立南谥州，任命刺史。卡塔—库尔干——当时称为“何国”。641年设立贵霜州，任命刺史。乌拉—提尤加——在宁远西南四百里，当时称为东曹，唐高祖时已经归附。沙赫里夏勃兹——当时为“史国”，642年设立劫法州，任命刺史。布哈拉——古代为“安国”，设立安息州，任命刺史。661年的区划设置主要在阿姆河中上游及今阿富汗境内。经过这两次建制后，唐朝在中亚南部暨阿富汗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包括：乌飞州都督府，主要在今瓦克汗走廊。另管辖一个州，州治所在今萨尔哈德。至拔州都督府，在今塔吉克斯坦的达尔瓦兹地区。天马都督府，在塔吉克斯坦的卡非尼河盆地，下辖三个州。悦班州都督府，治所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迭脑。高附州都督府，在今阿、塔边界一带。下辖两个州。王庭州都督府，今塔吉克的西南角。姑墨州都督府，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口。月氏都督府，治所在今阿富汗的昆都士。下辖二十五个州。大汗都督府，下辖十五个州。旅獒州都督府，在今土库曼与阿富汗之间的安德胡伊一带。奇沙州都督府，治所在今阿富汗西北的希巴干。昆墟州都督府，在土库曼东南的木耳加河一带。修鲜都督府，治所在今喀布尔。公元619年已向唐表示归附。管辖十个州。写凤都督府，治所在今阿富汗的巴米扬。管辖五个州。条支都督府，在阿富汗南部，管辖九个州。李白



有诗云：“洗兵条支海上波”，因此有人认为唐朝军队可能曾越过阿富汗到达阿拉伯海边。波斯都督府，不在伊朗，而是在今锡斯坦。阿拉伯哈里发东侵后，波斯不能抵挡，王子亲赴长安求援。唐朝册封定立三代波斯王室后裔为波斯都督，有的晋封为波斯国王，在今阿、巴、伊边境一带立国，但终于未能恢复萨珊王朝在波斯本土的王统。

2.按照《李卫公兵法》记载，唐军校阅（类似今天的军事演习）如下：凡教旗，于平原旷野，登高远视处，大将居其上，南向。左、右置鼓一十二面，角一十二具。左、右各树五色旗，六纛居前，列旗次之。右右衙官、驻队如偃月形，为后骑。下临平野，使士卒目见旌旗，耳闻鼓角，心存号令。乃命诸将分为左右，皆要兵刃精、甲冑新、幡帜鲜明，分为左右厢，各以兵马便长。班布其次，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，曲间容曲。以长参短，以短参长。回军转阵，以后为前，以前为后；进无奔进，退无趋走；以正合，以奇胜；听音睹麾，乍合乍离。于是，三令五申：白旗点，鼓音动，则左右厢齐合；朱旗点，角音动，则左右厢齐离。合之与离，皆不离中央之地。左厢阳向而旋，右厢阴向而旋，左右各复本初。白旗掉、鼓音动，左右各云蒸鸟散，弥川络野，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；朱旗掉，角音动，左右各复本初。前后左右，人立之疏密，使无差尺寸。散则法天，聚则法地。如此三合而三离，三聚而三散。大将出五彩旗一十二口，各树于左右厢阵前，每旗命壮勇士五十人守旗，选壮勇士五十人夺旗；左厢夺右厢旗，右厢夺左厢旗。鼓音动而夺，角音动而止。得旗者胜，失旗者负，胜赏而负罚。离合之势，聚散之形，胜负之理，赏罚之信，因是而教之。

3.幞头实际就是所谓折上巾（头巾），它不仅是唐代军人，也是皇帝和文武百官、文人学士喜爱的冠饰，贵贱通用。有多种样式，唐代武士一般会在幞头外包一块红色或者白色的罗帕，称之为“抹额”。《新唐书·娄师德传》云：“……后募猛士讨吐蕃，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，高宗假朝散大夫，使从军。”因此，唐有“红抹额，益武士之首服”一说。武威军之陌刀手自然以此装饰为荣。

4.自古以来，没有一个帝王将自己的生日定为节令，举国宴乐，祈祷“万寿”，唯独唐玄宗这么做了，足见唐朝之盛与明皇之骄。此节始于开元十七年仲秋，由当时的宰相张说和源乾曜上表建议，开元十八年又与源于先秦的乡间村间祭社祈年的“秋社”结合，使千秋节成为全国放假三天，允许聚集欢饮作乐，既为皇帝祝寿又祈农的重要节日，天宝七载八月初一改名“天长节”。

李天郎醒得很早，当他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身侧的阿米丽雅已经在厨房忙碌了。连阿史摩乌古斯也扯着沙哑的喉咙在吆喝着喂马，仿佛根本就没有受过伤。看看时辰，李天郎不敢怠慢，赶紧起身穿衣戴帽，今日是高仙芝正式就任安西大都护后升堂议事的第一天，肯定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人胆敢藐视他的权威。

散乱的发髻老也梳不好，李天郎不耐烦地绕了两绕，打算就此了事。正要系上头巾，手腕却被轻步走来的公主捏住，“坐下，怎么梳成这样！”阿米丽雅按住李天郎的肩头，李天郎乖乖地坐了下来。抬眼看看镜子里的女人，垂下的睫毛遮住了她的眼神，但李天郎仍旧可以感觉到对方眼角的湿润。

阿米丽雅用热水将李天郎浓密粗硬的黑发温软了，再用梳子细细梳理，柔软细嫩的玉指在头发间穿行，温香如兰的气息幽幽掠过李天郎发顶，犹如儿时母亲亲昵的抚摩。

李天郎闭上眼睛，享受着这最后的甜蜜与温馨。阿米丽雅还没有说出她的决定，但是，李天郎已经感觉到了从公主手上传来的痛苦战栗。

发髻精心梳好了，阿米丽雅捧着看了看，完美无瑕。于是她微笑起来，在镜子里仔仔细细端望自己的男人。镜子里的李天郎依旧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，他实在不愿意就此停止，实在不愿意睁眼看见梦就在自己面前破裂。

“好了！这个样子才像大家嘴里的雅罗珊！”阿米丽雅落在李天郎肩上的手突然被抓得紧紧。

“不要走！”李天郎无声地喊道，“求你不要走！”

“我……我直接回大营，不再回来。”李天郎将脸贴在公主手上轻轻摩挲，“记住，这是你回家的唯一机会，这里的一切，你都可以拿走，我什么也用不着。只是你带的那几箱珠宝，我用了一些充作军用，以后打了胜仗，再设法还你。阿悉兰达干到时候会来接你，我会安排马麟来帮你……军务在身，不能，不能送你了。”

有冰凉的泪滴落在李天郎的头顶。

没有人可以经受这样的离别，李天郎觉得自己几乎要被掏空了。

安西都护府今天人真多，西域胡汉官吏几乎都到齐了，大堂里根本容不下，于是大多数官衔较低的人只好在厅外静候。

李天郎还未下马，一个胖乎乎的人影就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：“李将军！雅罗珊！”是阿悉兰达干！

“好久不见啊！”李天郎心情复杂地和他寒暄，旁边的通译急忙翻译，“听闻公主和将军一齐去了长安，我等好生羡慕，不知公主可安好？昨日刚到便欲登门

觐见，还有赫纳利王子的书信一封也欲奉上，但又恐高大将军责怪……”

“公主一切安好，也时常思念家乡和亲人，也亏王子挂念！”

“自然！自然！有李将军在，公主还会有什么不好？”阿悉兰达干还是那么会来事，一双狡黠的小眼睛滴溜溜直转，不断审视着李天郎脸上的表情。

“大相何时折返？”

“不好说，多则十天半月，少则三四天，这要看大将军怎么处分。听刘单刘使君说，今日大将军就要召见我小勃律、个失密、吐火罗等西方诸国使节，处置西征辅助之事，完事后由刘使君任天朝使臣，随我等奉大皇帝诏书折返小勃律。想是不会耽误太久罢！”

李天郎点点头，略一迟疑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字条，“拜见公主先倒不忙，先把正事办了再说！这个，就是公主在城里的住处，闲了你自去寻。届时公主会和你们一起返家！”

阿悉兰达干大惊失色，张嘴欲说，被李天郎止住：“你且莫慌，我自会安排一切，不管是刘使君那里，还是高大将军那里。”

阿悉兰达干瞪着眼睛看着李天郎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又说不出话来，他显然被闹糊涂了，又不敢出言细询。

“照我说的做便是！要是返家时公主有丝毫差池，我拿你是问！可明白？”说完这些话，李天郎有些心烦意乱，“我会派亲随助你，只是不要过分宣扬便是，记住否？”

甩下迷茫的阿悉兰达干，李天郎走进大厅，一簇簇等候的各级官吏四下站立，居然没有人发出声音，偌大个院子，静悄悄的。议事厅里，隐隐传来高仙芝的说话声。

守门的军校向李天郎施礼，顺手为他开了门。身后一阵脚步声，张达恭、席元庆两人脚跟脚地随李天郎进了门，三人互相含笑点头，没有多说话。站在门边的岑参冲三人招招手，示意他们站在身边，不要出声。

因为……

高仙芝正在收拾人。

收拾前任都护夫蒙灵察的红人。

“呵呵，公面似男儿，心如妇人，何也？”高仙芝的声音并不大，神色也并不严厉，但是字字句句都像标枪一样射中伏地蝼蛄的程千里，这位曾位居高仙芝之上的安西副都护清楚地知道，自己这条小命，如今就攥在高仙芝手里，“你我皆为

大唐朝臣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怎可以一己私念、意气之争，屏弃忠义而使宵小于军政之堂？将军乃安西宿将，位高权重，颇有民心。这君臣之道，为官之义，想是了然于胸，日后所行所言，当循何矩，不消本使多言罢？”

又惧又羞的程千里应声“是”，顿首答谢。

高仙芝优雅地挥挥手，令他退下。脸色时红时青的程千里战战兢兢地退入两厢，李天郎虽然没有目睹前半段，但是程千里不停发抖的双手明白无误地说明，高仙芝已经成功地慑服了他。

“毕思琛在否？”高仙芝突然叫道。

人群中有人一哆嗦，哑声道：“卑职在！”

高仙芝嘿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此胡敢来！我城东一千石种子被汝豪夺而去，忆之乎？”

毕思琛浑身一震，双腿一软，跪拜于地，还算他反应敏捷，当即颤声说道：“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见乞……卑职可是一直念着大将军的好处……”

高仙芝“哈”了一声，吓得毕思琛将下面的话全都咽了回去，赶紧叩首。

“吾届时可是惧汝甚矣，尔作威福，吾敢言！岂是怜汝与之！我欲不言，恐汝怀忧，言了无事矣，汝且好自为之！”

“卑卑卑职明白！”平日里伶牙利齿的毕思琛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。

紧接着，王滔、康怀顺、陈奉忠等一千前使旧臣挨个被高仙芝点名叫出，一一言明其弊，厉色严训；王滔等人无不诺诺而应。

席元庆、张达恭等高部官将尽皆扬眉吐气，面有得色。李天郎看着脸色黯然的旧臣，心里颇有不忍，这些人虽不乏趋炎附势之举，但也并非皆为小人，高仙芝即位之初便如此擅用官威，也实在有所不妥。说来这些文人武将都非泛泛之辈，也曾经历过千军万马，宦海凶险，却也不知怎的，到如今却如此害怕成这样。

难道仅仅怕的就是掉脑袋么？

未等李天郎再想，高仙芝昂声说道：“仙芝此次还安西，即奉天子之命，征伐勾结吐蕃之羯师，以定我大唐西陲。此战有胜无败，诸君务必恪尽职守，万不可懈怠，否则军法无情，勿怪仙芝手辣！”

众人齐声应诺。

“进军粮草筹备诸事，尽由封长史定夺，粮工使袁德以辅。挥师远袭，粮秣生死攸关，不得有误！”高仙芝转首问封常清，“如今所备几何？”

一直耷拉着脸的封常清正色应道：“器仗军械已毕，唯有羽箭尚缺十四万；

马匹牲畜最乏，有三成缺项；粮草正在征集，各屯存粮，还未计量完毕。以上开支，耗盐水关、破城子、柘厥关三卡税银之十之七八也……”

“官库银两所剩有限，常清，汝当慎用之，如有不足，可酌情征之于诸藩国。”高仙芝瞄了一眼厅外的藩臣，继续说道，“葱岭、拨换、疏勒、孤石山至龟兹大路各烽铺、镇戍、驿馆一并戒备，不仅确保长行坊之输运，也严查过往客商，震服流窜草寇，以定后方，不得有误！如若贻误军机上至都督守捉，下至驿丞士卒，当值官吏一并重罚！”

众人凛然，对高仙芝志在必得的西征，无人敢说个“不”字。

“今日城内丰盛、商阳、南宫三商号进得冬衣三千件，刚刚验讫入库，所缺箭矢，正日夜赶造；各地马场，因配种之故，交付战马有所延误，若至八月，加上远购之马匹，应够三成之数……”袁德小心翼翼地补充，“床弩三十，投石机九，震天雷三百已备毕，只是此物存储不易，稍有不慎就可酿大祸，损伤极大。望将军停造此物，只往葱岭守捉运去材料，待用时再遣工匠造之。”

高仙芝点点头：“准了！四镇诸屯之粮，要几时可计量完毕？”

“安西府二十屯，疏勒七屯，焉耆七屯已经计量完毕，尚有高昌、于阗和龟兹军屯田尚未报来，属下已令各屯屯官火速上报。此外，各守捉、镇戍、烽铺之自屯田委实难以计量，不过照每屯大者五十顷，小者二十顷计，粮秣之数，应当无虞！”封常清如数家珍，“只要留下开春种子和自食之粮，余者皆封存待用。”

高仙芝满意地拍拍座椅扶手，眼光一扫座下诸人，朗声说道：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倒是不错。但未动的兵马，却也不能不动，照往年惯例，于八月初四千秋节前进行全军校阅，望各营各镇，严加操练，届时皆遣军马参与演练，优者重赏，劣者处罚，概莫能外！”

李嗣业、田珍、段秀实、贺娄余润等各营大总管分报各营备战之况，高仙芝边听边针对各营做细密部署。其他诸将稍稍松了口气，互相小声议论起来。李天郎本想到阿史那龙支那里去缓和一下，却被岑参扯住：“李都尉莫去，那胡儿可是在大都护面前狠狠地参了你一本，说你飞扬跋扈，私心钻营，在番兵营里扶植羽翼，闹得营里离心离德，大损武威军战力云云，今日指不定也要发难，将军且莫理他，静观其变吧！”

李天郎听罢感激地冲岑参点点头，悄声问道：“高大将军怎么说？”

“唯细听之，不发一言，”岑参回答，“某也不知大将军是何态度。”

半月来，李天郎对划归自己的一半番兵营人马重新进行了整伤，新设了一个

雕翎团，由赵陵任带队校尉，旗下是三百胡汉勇猛善射之士，尽数混编，各旅、队头目皆挑勇谋者任，不计胡汉之份，也不计出身贵贱。由此在其他各团、队里造成的士卒空缺由西凉团之汉兵或者人数多余之胡人单位充补。此举不仅打破了一直以来约定俗成的按部族编队的规矩，也终结了由部族头领理所当然担任带兵主官的惯例，自然在番兵营里掀起轩然大波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以阿史那龙支为首的贵族子弟。贺娄余润狡猾地将矛盾上交给了都护府，暂时代管军事的封常清少见地明确支持了李天郎，亲自授予了雕翎团白色鹞鸟团旗，但高仙芝又会怎么决断，李天郎不知道，想来封常清也是心里没底。在高仙芝回来之前如此昭显，即使是信赖有加的心腹，也难免令其不快，而高仙芝要是不快……谁也猜不到会有怎样的结果。

李天郎默然，确实觉得自己太过急躁，居然不知不觉成了众矢之的。但事到如今，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不管高仙芝怎么处置，也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。在他身边几名将领显然更关心几个月后的校阅，种种牛皮之言你来我往。确实，除了打仗，每年一次的全军校阅可是将军们逞勇斗狠，大出风头的好机会。

几个人说得累了，见李天郎一直不出声，顿时将话锋转了过来。张达恭冲李天郎挤挤眼睛：“每年秋操，番兵营皆居末流，李都尉此去坐镇，可有争胜良方？”

席元庆也揶揄道：“胡人勇悍有余，却实属乌合之众，既不懂兵法阵势，也少严明之纪律，一击不得便土崩瓦解，根本不遵号令。嘿嘿，每年秋操无一例外，呵呵！也难怪先帝太宗言汉军精兵三百，可当胡骑近万，我武威军纵横安西，所恃正是百战精兵也！”

李天郎苦笑一下，正准备答话，却突然听见高仙芝唤道：“番兵营右果毅都尉李天郎何在？”

“属下在！”所有人的目光都刷刷地落在了李天郎身上，包括刚才还狼狈万分的夫蒙灵察旧属，李天郎可是今天第一个被直接提名的高部军将，听高大将军口气，似乎不那么客气，难道为了调和平衡，要拿李天郎泄泄火？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，连李嗣业和封常清也神色凝重地注视着挺身而出的李天郎，眼神各异。只有阿史那龙支忍不住胡须颤抖，暗暗高兴。

李天郎拱手施礼，朗声再次应道：“属下在！”在他身后的岑参，重重地提了一口气，不知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李天郎。

高仙芝习惯性地将身体往后一靠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李天郎，上下好一通打量，

然后才慢慢说道：“李都尉真个好精神啊！”

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不仅让李天郎，也让众人摸不着头脑。还未等一干人等忖度出个端倪，高仙芝突地语气一变，扬手晃了晃手里的文书：“区区番兵营右果毅，整日不思整军习武，却乐于哗众取宠，扰乱军心！今日酒宴，明日授官，弄得好好一个番兵营，乌烟瘴气，全无章法！统领下属，奔走告之于军府！难不成李都尉带不得兵，还想做回小小校尉？”

“敢问大使，何谓哗众取宠，扰乱军心？何谓全无章法，乌烟瘴气？”李天郎知道，高仙芝越是声色俱厉，越是心思缜密，另有图谋，万不可轻易抵死驳斥，但也不能胆怯而不敢言。因此，审时度势，进退有度方是上策。说到底，高仙芝也是个心计智谋一流的枭雄，胸襟眼光远在夫蒙灵察之上。如果仅仅因为阿史那之流上告就怒极问责，那也太小觑他高仙芝了。

李天郎的心平气和令不少人惊诧，诸人不由自主又将目光回向上首的高仙芝。

“擅乱胡人族制，勿论身份贵贱，均可任队首，致军心动摇，此其一；胡汉混编，奇正不分，致军令不通，锐气大减，此其二；如斯两条，还怪不得你统兵无方么？”高仙芝向前探出了身子，无形地向李天郎逼近。

“大使可否容属下一辩？”李天郎迎着高仙芝的目光侃侃而谈，他同时注意到封常清和李嗣业相视一望，眼中颇有欣慰之色。

“属下军中胡族驳杂，各族胡人自有族制，不一而足。然既为大唐之兵，则无论何族，当一统于大唐军纪法令之下，皆遵大都护一人之令，各族旧制与其违背者，无论因何理由皆强从军法，即千军万马，也概莫能外，此为精兵之道，也乃属下整饬军备之初衷也！”

高仙芝又缩回了身体，示意李天郎继续说。

“大将军方才称胡汉混编，奇正不分，显是言蕃兵唯劲马奔冲，谓之奇兵；而汉兵唯强弩犄角，可称正兵。然《孙子》云：‘善用兵者，求之于势，而不贵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’夫所谓择人者，各随蕃汉所长而战也。蕃长于马，马利乎速斗；汉长于弩，弩利乎缓战。此自然各任其势也，然非奇正所分。属下蕃汉混编且变号易服者，奇正相生之法也。马亦有正，弩亦有奇，奇正相谐，各辅其长，岂不更精锐？属下之策也非出自属下，而学之于太宗先帝也，若无先帝任用阿史那社尔、执失思力、契苾何力等胡人悍将混以汉军兵马，焉有贞观武功？”

一席话说得不少官佐频频点头，高仙芝不露声色地环视一下左右，拖声应

道：“此其一说项也！乱任队首弄得人心惶惶，这总不错罢？也是学的太宗先帝？”

“大将军所言极是！太宗先帝知人善任，天下皆知。其用人皆出之以至公，不问出身唯才是用，既能捐弃恩怨，又能摒除好恶，实为后世楷模也！贞观名臣，如魏征、王圭、薛万彻等皆建成旧属；尉迟敬德是宋金刚属将；李世绩、程知节是李密旧属；戴胄、张公谨是王世充部属；岑文本是萧铣谋臣；褚亮及子遂良乃薛举幕僚；温彦博曾从罗艺；李靖且是高祖仇人；封德彝、虞世南、裴矩皆隋之降臣，更有内附之突厥降众，拜官近于半朝。太宗或摒弃前嫌，委加重任；或则弃短就长，因才施用。此乃开诚心布公道有以致之也！天郎比不得太宗先帝，唯强学套用，自度天之生人，本无蕃汉之别。然地远荒漠，必以射猎而生，由此常习战斗。若我恩信抚之，衣食周之，则皆汉人矣。既为汉人，何来胡汉贵贱，昔日征战恩怨？皆应一视同仁，任人唯贤，使人尽其材耳！”李天郎注意到高仙芝嘴角又出现了那令人捉摸不定的诡笑，心里悚然一惊，担心言多必失，赶紧按下话头，“属下也是草率莽用，实施不得其法，怎可学得太宗先帝精髓！胡人习惯旧制，难免心生疑惑，致使军心初现不稳，如此危情，是属下未尝所料，自然难辞其咎，还望大将军依军法处置，天郎自当无怨承担。眼下如何善后，也请大将军及诸位将军示下！”

“李都尉确实通晓史实啊，言必称太宗先帝，真个是钻研不浅！依本将军看，颇有遗风哟！”高仙芝的话如重锤般落在李天郎心头，这些话是提醒，也是尖利的警告！“李都尉洋洋洒洒之言，诸位也是听得清楚，尔等认为如何？”

封常清见厅下诸人议论纷纷，遂扬声道：“属下认为李都尉之举，虽手法尚缺妥帖，然其意确有道理。姑不论兵锋之正奇，军心之安稳，且论我安西汉兵不足三万而成边万里，实不堪用，为长远计，唯用‘以蛮夷对蛮夷’，广收内服之胡族，以充兵马之不足也。然欲用胡人，则必信于人，教以军律阵法，方可堪用。昔日太宗帝持孔圣‘有教无类’之义，斥贵中华、贱夷狄之举，明言独爱之如一，救其死亡，授以生业，教之礼仪，故有四夷依帝如父母，悉归我大唐而成中华忠民也！信之任之，大唐已有数百年之功，量胡汉之别，远逊开国往日，故李都尉胡汉互补之法，窃以为可取！”

“封使君说得轻巧，我大唐军律阵法乃镇国之宝，岂可轻易教与他族！且胡人多愚钝，即使教习之，也不可得心法，徒耗精力耳！”说话的是段秀实，他历来对胡人胡将嗤之以鼻，常以汉军嫡系自诩。且武威军中，确以汉军精锐最为善战，军

中各族，哪个不曾是其手下败将？因此言一出，即得不少赞同。

“方才封使君说得明白，安西乃大唐之土，安西之民也即大唐之民，岂有他族之说！在座诸公，不少既为胡族悍将，亦为安西功臣，怎的成了他族？至于愚钝，更是可笑！段将军言谁愚钝？”岑参不愧是文人，三言两语便堵住了段秀实的嘴。要是顺着刚才的话再说下去，段秀实可是要犯众怒，尤其是高仙芝，高仙芝可是不折不扣的他族胡人！“大唐忠烈之士，历来无胡汉之分！李都尉所言之契苾何力、阿史那社尔、黑齿常之，军功业绩，忠勇报国哪一样又比不得汉家宿臣？且说那契苾何力，时薛延陀强盛，契苾部落皆愿从之。何力至，闻而大惊，续以言主上厚恩以待，又任其以重，不忍叛逆。诸首领以可敦及都督诱之，何力坚称以身许国，终不能去。于是众共执何力至延陀所，置于可汗牙前。何力箕踞而坐，拔佩刀东向大呼曰：岂有大唐烈士，受辱蕃庭，天地日月，愿知我心！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夺也。可汗怒，欲杀之，幸为其妻所止。而远在朝堂之太宗，听得周围诸臣中有人诋何力叛逆如鱼入水焉，言曰：何力心如铁石，必不背我。待延陀使者至，具告其事，事果如太宗言，左右无不唏嘘。即太宗崩，何力欲杀身以殉，高宗谕而止之。不仅何力，阿史那都尉之祖阿史那社尔，感太宗一生恩宠，也请以身殉葬，以卫寝陵，高宗亦不许。至永徽六年卒，赠辅国大将军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起冢像葱山，谥曰元，此千秋忠烈也！如此种种，不胜枚举，诸位以为大唐唯汉人能成社稷忠良乎？”

一席话，不仅令胡族将领荡气回肠，也使一干汉将心服。是啊，大唐自建国以来，什么时候少了胡族英烈的披肝沥胆，丰功伟绩！

“岑判官舌如巧簧，妙语如珠，却尽说些陈谷子烂芝麻之事！段某征战安西数载，只知率汉家健儿荡平叛逆之杂胡，一胜再胜，丝毫不见其所谓奇兵有甚所长。那杂胡自恃刀马剽悍，赴死不畏，然屡屡被我大唐汉兵以寡击众，以少胜多，吾不见其怎么个奇法？岑判官想是帐房里待久了，闻少了血腥罢？这倒不怪判官，汝几时领过兵打过仗？文人岂知沙场凶险？只知卖嘴皮子而已！”段秀实见言辞上讨不到什么好，便索性发起横来，“我等武夫只知疆场厮杀非同儿戏，到底使不使得，不靠三寸不烂之舌，而凭抽肠溅血！李都尉之法，怕是虽言之成理而实为迂腐之道也！”

岑参面红耳赤，激奋欲言，被李天郎扯住。

这局势自然而然落于高仙芝掌中，他早就胸有成竹，还是有意为之？

众人噙声四起，莫衷一是。李嗣业和高仙芝低语几句，开口说道：“段将军拙



于言辞而其理甚是，沙场逐鹿终是手底下见真章！”段秀实得意洋洋地瞟瞟岑参，又看看李天郎，和几个支持者会意而笑，“李都尉虽有功，但也出于公心，其理也有几分。罚且记下，而其责不可免！”

“如此这般吧！番兵营半数人马交李都尉依其法操习，待八月秋操时审视其效，如若不堪一击，则视为贻误军机，和今日之过并罚！”高仙芝饶有兴致地看着神色万千的部属，似乎非常满意，“此事先就此一论！各位断不可因此耽误西征之大计！李都尉，”高仙芝冲李天郎一笑，“我等皆等着看汝练兵之效，嘿嘿，出新计，争长短，李都尉志气可佳，颇有汉时霍去病之风，呵呵，实在可佳啊！”

“属下谢大将军恩典！天郎当竭尽全力，不令大将军及诸位失望！”头皮发麻的李天郎弯下腰去，感到无数双犀利的眼光利箭般戳进自己身上，他竭力不去多想，也不去理会这种种目光。他知道，高仙芝又有意火上加油，将他推到了争斗一线，骑虎难下的他没有其他选择，这跟舍命攀登通天崖时没有什么两样！尤其是高仙芝一次次话里有话的警告，无疑是在严厉提醒他自己应尽的本分和宿命。因此，李天郎只有咬牙接受命运如此的不公，接受一次次的挑战，忍受一次次无奈的抉择与痛苦。高仙芝确实抓到了他的软肋！今日一番令人惊叹的驭人之术，俨然师承当朝宰相李林甫！李天郎直起腰来，转身退下，心悸不已。

收回自己意味深长的目光，高仙芝泛起了难得的笑容，“议事先且止，时近正午，府衙备了便宴，各位享用吧。下午择个吉时，焚香起案，宣读天子诏书！”届时自然接受西域诸国使节和大小官吏觐见，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即位典礼。但凡夫蒙灵察昔日讲过的排场，高仙芝都要数倍地来过。

“李都尉，届时可要不吝赐教啊！”段秀实带一千汉军将领直言挑衅，丝毫不给李天郎面子，“如若真的被军法处置，我等也只得多有得罪，呵呵，情非得已，实在非为私心，而为匡护汉之正宗耳！”

李天郎只得苦笑敷衍，随意胡诌几句，现在说什么都太早了！

“将军眼光独到，颇有见地，自不用理会这帮莽夫，其辈只知厮杀而不懂治军，更不懂治人！将军只管专心操习阵法便是，岑某不才，愿为将军略尽绵薄之力！”岑参看着趾高气扬远去的段秀实，恨恨然地说道，“大将军、封使君、李副将那里，余自会去竭力说服！”

“谢岑判官。”李天郎叹了口气，怎么总有麻烦找上门来。

“李都尉慢行，留一步说话！”李嗣业不知什么时候赶了上来，看见岑参也在，一并叫住，“李都尉今日所言，余窃以为有理可行。但无论胡汉，皆循旧习久

矣，区区五月之功，能否遂愿实难预料。”

“将军说得是，天郎实不想弄得满城风雨，但事与愿违……也罢，天郎尽力而为！”李天郎打起精神，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吾若尽力而不成，也当受罚，无甚怨言！”

“好，有气概！”李嗣业一挑大拇指，“我李嗣业没看错人！高大将军果然有眼光！”李嗣业转首一拍岑参肩膀，“岑判官可看出今日端倪？”

岑参一惊，皱眉思虑片刻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，大将军顺水推舟，明贬实褒，嘿嘿，足见早有定论啊！”

“正是！但若不是李都尉胆智过人，慷慨敢言，大将军也是无奈，”李嗣业笑道，“李都尉之思虑，超过我等所想，鄙人也深感佩服！”这倒不是李嗣业的恭维话，接到阿史那等胡人贵族的上告文书，高仙芝曾和封常清、李嗣业等心腹细细商议，三人虽各有顾虑但皆认为李天郎所为利多弊少，确为增加军力之捷径，至于李天郎精辟之论，确又出乎三人意料。

“李副将过奖！”李天郎言不由衷地随声答道，脑门上青筋毕露，他现在明白了，高仙芝对自己整饬军制之法，早已赞同，今日所为，不过是引他说出治军之理，一来借他之口说服众人，同时自己却做个高高在上的仲裁者，失败则是李天郎之责，责罚即可，成功则是高仙芝之功，显出他力排众议，慧眼识人的高明；二来大堂宣威，也让阿史那等人顺顺气，警慑李天郎别太过招摇；三则就此事考较于他，逼李天郎效死力促得事成，否则绝对不会轻易同意按此法继续整军，至于最后那些高深莫测的弦外之音，加上一本正经的公正廉明，不过是向所有人明示一切皆在他高仙芝的掌握中……我的天啊！这就是枭雄，这就是人杰！李天郎惊怒之余，也不得不油然而生出强烈的敬畏，高仙芝，可怕而可佩的人！

“遵大将军令，从凤翅、虎贲两营陌刀手中各调一队至你营听令，以充西凉团士卒之补缺，兼做右果毅之亲随，”李嗣业悄声道，“放心，某家亲自调教出之陌刀手，历来横行西域，以一当十！自让李都尉宽心！阿史那之附离、拓羯，哼，不在话下！大将军可是对李都尉寄予厚望，望汝千万别辜负大将军一番苦心！”

李天郎诺诺言谢，心中依旧震惧不已，他潜意识里承认，高仙芝处处占尽先机，事事高明过人，不说别人，反正自己在计谋心机上，难以望高仙芝项背。因此他干脆不再多想，只考虑目前困境，思量如何练兵备战，应对八月秋操，心境竟然轻松了许多。

当在午后的典礼上看见高仙芝恭恭敬敬地引前任夫蒙灵察就座时，李天郎不